

我演吕布的点滴体会

■ 吴波

古典文学巨著《三国演义》中吕布这个人物，在京剧舞台上惯以小生应工，在传统京剧里，以吕布为主的剧目有许多，其中《三英战吕布》、《辕门射戟》、《白门楼》等最为典型。在这些以吕布为主的剧目中全面包括了唱、念、做、打的基本功，衡量一名小生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，检验他的最好办法，就是看他在以上这些以吕布为主的代表剧目中是否演得到位。

我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，有一点浅薄的体会，呈现给大家。

要想演好吕布，首先得把握住吕布的人物性格。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剧本上，都把吕布描述成为一个狂妄自大、傲慢无礼、依仗权势、有勇无谋的匹夫之辈，并且心狠手辣，无情无义，贪恋酒色，为非作歹，得势时独断专行，飞扬跋扈，为虎作伥，而失势时，则奴颜卑膝，胆小如鼠，筋断骨折，是一个毫无骨气的势利小人。应当说这就是吕布其人的性格。只有把握住吕布的人物性格，才能深入细致地刻画吕布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。我在演吕布这个角色时，首先强调的是情，即以剧情引亲情，以心情定表演，也就是用一剧之本的剧情，锁定人物的感情，在舞台上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神情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塑造人物的表情。因此，我体会只有深刻地理解剧情，才能严格地演准人物的表情。演戏就是演人物，用各种人物及发生的事件把故事连贯起来，这才是戏剧。人物的生动与否，是一剧成败的关键。

比如我在演传统京剧《辕门射戟》时，重点强调了吕布以势压人的大施淫威的气势，当纪灵愿意和刘备讲和时，吕布并没有以理服人，而是要以武力压服纪灵，使纪灵屈服在吕布的淫威之下。在演出中，尽量使用外在的演出手段，如瞪眼拍案等大幅度动作，在语气上，则加重道白音调以气势压人，这样就容易表现出吕布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、傲慢无礼的性格。在另一出以吕布为主的剧目《小宴》中呈现给观众的吕布形象则又是一副嘴脸。他为了女色可以和自己的义父反目成仇，而在貂蝉的面前，则表现得语无伦次，丧失常态，一副好色之徒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。我在演出中，重点夸大吕

布与貂蝉交流中的面部表情，以眉目传情为主，以身功为辅，轻柔并伴有失去“望心”的表现。当吕布初见貂蝉时被她的美貌惊呆，甚至连王允敬酒都险些倒在自己的脸上。为了进一步表现吕布好色的丑恶嘴脸，在身段上我吸收了叶少兰先生的表现手段，见貂蝉时用一个大转身双手掏翎，足蹬堂椅，张口瞪目，给观众一个印象，那就是吕布是十足的酒色之徒。在以后的表演中，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观赏貂蝉上，对王允的劝酒、敬酒之行为，无动于衷，用极其夸张的手段展示了吕布的丑态，为后来中了王允的连环计奠定基础，由于吕布的好色贪杯，使他中了王允的计策，因而他诛杀了丁原，行刺董卓，使他失去了靠山。好酒贪色又使他兵败白门楼，最终被曹操生擒。曹操一生以爱将著称，但他爱的是有骨气的将士，憎恨那些贪生怕死的武夫。如果吕布被曹操擒住之后，能够表现出大无畏的神气，可免一死，然而吕布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懦夫，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了貂蝉身上，大骂貂蝉不仁不义。在这折戏中有两段唱腔，一段是西皮导板转娃娃调，在这段唱腔中吕布表现得更多的是感叹，回忆起当年的辉煌，对照起眼前的窘相感慨万千，这段娃娃调与《小宴》中的娃娃调从旋律上看基本一致，但我在演唱过程中，是有明显区别的。首先在表情上《小宴》中的唱腔要喜形于色，刚中带柔，要充分表现吕布在美人之前夸大的自己的行为能力，从而取悦美人，而在《白门楼》里的这段唱腔中，要更多地表现身处劣势的无奈，虽然也有慷慨，那只不过是对往日的追忆，因此，在唱腔处理上，多些哀怨与愤恨，少些刚强与勇猛，面目表情万般沮丧！当吕布得知曹操放掉貂蝉时，他方如梦初醒，得知上了貂蝉等人的当，所以他把满腔的怒火都发在貂蝉一人身上，这段唱腔要刚劲有力，表演动作幅度要大。

通过饰演吕布这个角色，我体会到，只有深入分析研究剧本，紧紧把握人物性格，以到位的“四功”“五法”有层次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才能在舞台上准确地塑造人物，完成剧本规定的情节任务，更好地服务于观众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